

海内篇

DAOZHE
WUXIN
HAINEIPIAN

一剑随身，飘然四野。术有正邪，道则一也。

燕垒生
作品

YANLEISHENG
WORKS





海内篇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道者无心. 海内篇 / 燕垒生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306-7368-3

I. ①道… II. ①燕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9594号

选题策划:唐 嵩 责任编辑:唐 嵩 王梵琳

版式设计:郭亚红 装帧设计:阿鬼设计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:310千字

印张:11.125

版次:2018年1月第1版

印次: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

〔目 录〕
道者无心
海内篇

楔子

001

伏魔之卷

009

辟邪之卷

080

斩鬼之卷

153

搜神之卷

246

楔子

一

“要去龙虎山?!”

金翻译有些莫名其妙。他是鹰潭唯一的意大利语翻译,今天被分派一个任务,说有位意大利朋友想去附近龙虎山观光,由他负责接待。他道:“为什么要看这些‘四旧’?以前的外宾不都是招待他们参观红旗大队,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么?”

缪司长叹了口气,道:“这是这位意大利朋友自己提出来的,不知道他们哪里听来的这个消息。他是意大利一个望族的人,对中国人民很友好,这次也是作为水利专家来的,上面发下过话,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这样吧,我派部车给你,一路上你跟他联系。”他想了想又道:“对了,伙食费尽量控制在每顿两元以内。四菜一汤,两荤两

素。现在鱼虾便宜,多吃点,也足够了啊。”

金翻译叹了口气。作为任务,他是没有反驳的余地的。如果是以前,听说龙虎山倒也不错,道观建得巍峨壮观,可自从停课闹革命以后,那儿作为封建迷信的大本营,也不知被红卫兵冲击过几次了,恐怕也看不到什么。他道:“那,缪司长,什么时候走?”

“马上就走。”缪司长走到窗前,“看到没有,那儿坐了个黄头发外国人的吉普车就是了。”

二

这是两个小时前的事了。金翻译走在龙虎山镇的街上,默默地想着。街道是用长长的青条石砌成的,总有个几百年历史,但大多完好,还很平整。可是这么个灰蒙蒙的镇子,实在没什么可看的。路边的围墙上,红漆刷上了一些诸如“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或者“走资派还在走”之类的标语,几个穿了蓝布衣服的老头子则坐在门口边晒太阳边下棋。他们一进镇子,镇上的小孩见有外国人来了,登时拥过来围观,这些老头子倒是见怪不怪,只是瞟了一眼便又下自己的棋去了。

到处都一样。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鸡屎臭,还不算太难闻。虽然听惯了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这样的光辉教导,但金翻译还是有些微恼怒。这些外国人,一个个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自讨苦吃。红旗大队是专门为外面参观的人预备的,户户通自来水,家家有电灯,可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,可这意大利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,难道就为了看看这么一个破败的小镇子么?这种样子只能给社会主义抹黑。他看了一眼身边这个正在兴致勃勃拍照的名叫克朗索尼的意大利人,心里升起一团疑云。

他真是一个友好人士么?说不定,是苏修派来的特务,专门来抹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吧。

“金,请问那是什么地方?可以进去么?”

克朗索尼的问话打断了金翻译的胡思乱想。他抬起头,顺着克

朗索尼的手看去。前面在一片黑瓦白墙的民居当中，挑出一角飞檐，显然那儿有座古建筑。只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道：“我去问问。”

两个老头子在下棋，还有一个老人正背着手看着。这老人倒是恪守观棋不语的古风，站着一声不吭。

“老同志，那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金翻译指了指那一角飞檐。那个看棋的老头子抬起头来，道：“那儿啊，是大队仓库。”

“可以进去么？”

那个老头子笑了：“这两天正在交公粮，门都开着，随便进。不过也没什么好看了，六八年有红卫兵来，里面砸了个稀巴烂。”

“以前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以前啊，”那老头沉吟了一下，“以前那是天师府的伏魔殿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，嗨，气派！”

一个下棋的老头子忽然抬起头，拿一个吃掉了的炮敲了敲桌子，抬起头道：“阿狗伯伯，你这张嘴也吃苦不记苦么？还要多嘴。”

听得这话，那个看棋的老头子一下不说了。也许，以前他是因为说过伏魔殿如何气派，吃过点苦头吧。金翻译点点头，回到克朗索尼身边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那地方原先是一个宗教场所，现在是个仓库。”

“宗教场所？是不是‘伏——魔——之——殿’？”

这后四个字是一顿一顿说出来的，而且居然是中国话，虽然并不标准。金翻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你听说过？”

“当然，”克朗索尼搓搓手，已掩饰不住兴奋，“怪不得一模一样。金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他说完，把照相机往肩上一扛已大步向前走去。金翻译比他要矮一个头，克朗索尼大步走，他得小跑着才能跟上。还好那个仓库不算远，拐过几个弯就到了。

远远看去，还看不出规模来，走近了才发现原来那座伏魔殿的大门着实不小。这时候大门洞开，不时有人挑着担进来，担着的都是

谷子，那大殿上的确空空荡荡，靠门口放了一台磅秤，一个耳朵上夹了根烟的中年人正在过磅，另一个戴眼镜的人则在记账，多半是个会计。看见克朗索尼和金翻译进来，里面的人都有些吃惊，几个乡民看着克朗索尼的满头金发看着，连谷子都忘了下肩。克朗索尼却不管别人拿他当猴子一样看，急匆匆地到处，摸摸大殿的柱子，又对着墙上一些因为年代久远、已经不可辨认的壁画看着，还不时拍几张照片。

“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好半天，那个正在过磅的中年人才问道。克朗索尼和金翻译来得太突然，他一定摸不着头脑。金翻译连忙走过去，小声道：“那位是意大利朋友，国际友人，他想看看这儿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”

“国际友人？”中年人咂摸着这个词，忽然露出笑意：“是不是和白求恩一样？”

“对，对，就和白求恩一样。”金翻译松了口气。还好这个人“老三篇”读得熟，倒省了不少口舌。

中年人点点头道：“看吧看吧，反正也没什么东西。”他看了一眼克朗索尼，又小声道：“意大利在哪里？是不是也在加拿大？”

“差不多，隔着没几里地。”

“明白了。就跟这儿和北京似的。嘿嘿，我常听收音机的，我们的朋友，遍天下么。”中年人又点点头，忽道，“他在做什么呢？”

金翻译扭过头，却见克朗索尼正一瘸一拐地走着，但显然不是因为脚扭伤了，他脸上一脸的正经，每一个步子都踩得很小心，倒像一种样子不好看的舞蹈。金翻译也愣住了，嗫嚅道：“大概，是在跳舞吧。”

“是禹步。”

那个记账的眼镜忽然说了一句。金翻译一怔，中年人倒是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对了，三眼子，我小时候见过你师父作法事，他也这样走过。”

这个三眼子想必是个还俗的道士吧。现在红卫兵闹得不凶了，

金翻译还记得,前些年“大破四旧”时,那些和尚老道全被红卫兵勒令还俗。他越发惊奇,心中的疑虑也更深了。

这个克朗索尼到底是什么人?

在仓库里走了一圈,克朗索尼似是意犹未尽,在大门口拍了好几张照。这副架势,总让金翻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美国特务。如果不是知道这儿不是什么人防工程要地,也没有兵工厂,他恐怕马上就要去汇报了。

他似乎对这儿很熟,难道以前来过?可是克朗索尼年纪不过三十多岁,不算太大,如果他曾来过龙虎山,又该是什么时候?

“金,山上,是不是有一个叫‘烟——发——官’的地方?”

克朗索尼忽然停下了步子,转过头大声向金翻译问道。金翻译诧异道:“什么?”他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,来时看过一点儿资料,似乎也没有一个地名能和克朗索尼说的这地方对应起来。

“‘烟——发——官’。”克朗索尼见金翻译听不懂,也有些着急,伸手比画着。

“‘烟发官’?我也不知道。”金翻译摇了摇头,实在不明白克朗索尼到底在说些什么。这个名字闻所未闻,也不知道这意大利人是哪里听来的。他回到仓库里,向那中年人道:“同志,你听说过‘烟发官’这么个地方么?”

那中年人还没回答,边上的会计忽然大声道:“同志,这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说的演法观?”

这几个字克朗索尼也听懂了,他兴奋起来,叫道:“对,对,烟——发——官!”

中年人抬起头来,道:“有个演法观么?我怎么不知道?”

“就是天师庙。”那会计抓了抓头皮,“这名字知道的人很少的,我也是以前听师父说过一次。”

“天师庙啊,那我知道。”他走出门外,指着上山的路道,“从这儿上山走一段就看见了。不过现在已经塌得差不多了,也没什么东西。”

演法观果然已经颓圯不堪，屋顶几乎整个塌了下来。站在门外，金翻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不要进去吧，很危险。”

克朗索尼却似不曾听到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他忽然掸了掸本来就非常干净的西装衣袖，向前走了一步，伸手做了个手势。金翻译这倒看懂了，知道这是道士常做的稽首。他大吃一惊，心道：“他怎么会这个？他……他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006 其实克朗索尼这稽首很不标准，只不过约略有点意思而已，金翻译自看不出其间的细微来。克朗索尼每走一步都做了个稽首，又在那里拍了几张照。只是照片实在没什么可拍的，尽些残垣断壁，地上倒有一些泥块，尚有些色彩，大概是当初的神像，后来被推倒砸碎后剩下的。

金翻译在门口看着克朗索尼，心头疑云越来越重。克朗索尼这人身上实在有着太多的疑点，但他也不敢多说。一会儿，克朗索尼走了出来，道：“金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他脸上有些黯然。金翻译也不好多说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走。”

下得山来，坐上那辆吉普车，开始上了回鹰潭的路。路上克朗索尼一言不发，若有所思。金翻译一边开着车，一边想着今天这趟莫名其妙的差事。

“金，为什么那儿都没有了？”

克朗索尼忽然问道。金翻译一时还没回过神来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，那个伏魔之殿改成了仓库，演法观破成这样也不修？”

金翻译笑了笑：“这些都是‘四旧’，应该破掉的。”

“为什么要破掉？这些都是祖先留下来的。”

“不破不立。一张白纸，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，当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。”

“唉。”克朗索尼长长叹了口气。也许这种回答听得多了，他知道

说了也是白说。金翻译看看天色,天已近黄昏,得快一点儿。可是路上不时有归耕的农夫赶着牛回来,想赶得快也不成。他正有些着急,却听得克朗索尼嘴里小声地嘀咕了一句。

是一句意大利方言吧,他也听不懂。金翻译没往心里去,笑道:“克朗索尼先生,有句话想问问您,请问可以么?”

“是什么?”

“请问克朗索尼先生,您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看看?”

克朗索尼又叹了口气,回头看了看龙虎山镇的影子,道:“这是我家的祖训。我这一族最早,就是个中国人。”

“什么!”金翻译这一惊,差点把车也开到田里去。他刹住了车,扭过头道:“克朗索尼先生,您是位华侨?”

话一出口,他就知道说得不对。克朗索尼哪有半分华侨的样子,金发碧眼,他就算想冒充华侨,一百个人里肯定一百个不信。他道:“您真确认您是中国人的后代?”

“是呀。”克朗索尼道,“很久了。大概还是十四世纪时的事了。”

金翻译险些要喷出来。十四世纪!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了,居然是六百年前的事!他笑了笑,说道:“您倒还记得。”

“是呀,”克朗索尼点了点头,“我们这一支是美第奇一族中比较特殊的。第一代受教宗封为‘没有心脏的骑士’,他就是个中国人。”

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第一望族。从中世纪开始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做佛罗伦萨的执政官。这些金翻译虽然不清楚,但也知道克朗索尼这一家子在意大利名望很高,现在还有很多大富翁,所以是很有用的国际友人。而这个“没有心脏的骑士”,让他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内参电影来了。那部叫《堂·吉珂德》的电影里,那个堂吉珂德自称“哭丧着脸的骑士”,和克朗索尼说的“没有心脏的骑士”倒是一对。只是中国话里,“没心没肺”可不是一句好话,那个没有心脏的骑士,金翻译八成不信他真是中国人。

可能因为年代久远,以讹传讹吧。

他笑了笑,道:“是么?那可真的很远了。”

克朗索尼显然发现金翻译并不相信，他脸涨得有些红，道：“金，这是真的，我们代代相传。‘没有心脏的骑士’生前在好几个国家都有名望，做出过很多奇迹，墓直到现在仍然在，上面还刻着我们这一支的家训。听人说，只要一到中国，一说这句家训，人人都听得懂的。”

“是么，能说来听听么？”金翻译倒有了几分好奇心。

“我刚才就说过了，你大概没听清。”克朗索尼清了清嗓子，用相当不标准，但尚可听清的声音，一字一顿地念道：“太、上、老、君、急、急、如、律、令！”

伏魔之卷

一 收妖

“太上有命，普告万灵。天将统天下，伐天鼓，扬天旌，挥金星，掷火铃，捕无影，搜无声！”

一把精钢长剑带着股微微的劲风扫过蜡烛，烛火燃得正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挂在剑尖上的一道符纸被一下点燃。符是画在黄表纸上的，本来就易燃，又因为浸透了烈酒，更是沾火即燃。但薄薄一张纸毕竟只能燃得短短一时，火舌吐出了数尺长，马上又熄灭了，火光转瞬即逝，照得剑身上用朱砂画着的另一道符纸像是凸出来的一样。

长剑收回，正在坛前作法的一个年轻道士左手按个剑诀向剑尖一指，剑尖上的纸灰一下散成了无数细末，马上又结拢，在剑尖形成一个小黑球。因为还有些火星，这小黑球中也有细细的火线爬动。他

将剑向面前的池塘一指，纸灰又凝成一线，直直射向池塘里。

一入池塘，池水马上像开锅一般翻动。池中还有一些半枯的荷叶，水一翻动，枯枝败叶登时被推向池边，从池中心翻起一个大水花来，倒像是池水正中突然又有个水源，正不断冒出水来。这道士将浸过符的酒碗端起来喝了一口，猛地向剑上一喷，这柄长剑立如巨烛燃起。他左手剑诀夹住剑身，从剑柄处向剑尖一抹，火光应手即灭，剑身上的朱砂符字一个个都亮了起来，他口中喝道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疾！”

池水中央本来凸起一块，此时更是像是活的一样应声暴起，一道水柱冲得足有丈许高，从池中猛地冲出一个坛子一般大的东西，正蹲在水柱上面。这东西看上去像个侧放的斗，两眼放光，竟是个斗大的金色蛤蟆。道士双足一蹬，人冲天直上，在空中像是踩着无形的阶梯，双足移动，疾愈飞鸟，剑光一闪，那个蛤蟆还呆呆立在水柱上动也不动，被这一剑从中斩为两半，水柱也应剑而断，池面如同下了一阵暴雨，那道士又极快地退了回来，仍站到坛前，连先前的足印都不曾差得分毫。

他将剑收到眼前，抓过一道符纸在剑身一抹。剑身上此时像插进过黑油里一般，上面涂了许多黏黏稠稠的黑水，符纸一过，却重又露出雪亮的剑身，以及上面的朱砂符字来。擦净了长剑收回鞘中，小道士左手一抖，那道擦过剑身的符无火自燃，眨眼间便又在他掌心里烧成了一堆黑灰，他却像什么事都没有，看着火燃尽，将掌中纸灰吹去，拍了拍手，又整了整衣服，朗声道：“星翁，事情已了，出来吧。”

这道士看年纪只有十八九岁，一张脸还带着点稚气，两只眼睛又亮又灵活，带着几分狡狴，甚至不像个实诚人，此时倒是一本正经。

这家主人名叫莫星垣，是安徽凤阳有名的富户，年过半百，膝下只有一女，自是爱如掌珠。去年府中出了个妖精，莫小姐被妖迷了，莫星垣心中惶急，请了不少法师前来捉妖也不见效，这个小道士无心是揭了悬赏自己前来的，本来莫星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，让他来

试试,没想到无心看上去不甚靠得住,捉妖的手段却比那些白胡子的和尚都要强得多,轻轻松松便将妖物收了。莫星垣又惊又喜,从内室跑出来。

无心捉妖前与他说好,让府中大小在捉妖时不得进院子,莫星垣方才将信将疑,等得心惊肉跳,因为无心来时要了桌好酒菜吃,他只怕无心也是来骗吃骗喝的。一桌酒菜事小,纵然现在正闹饥荒,但莫大财主这点财还破得起,可要是捉不了妖却是大事。一听得无心说妖已被收了,他急匆匆赶出来,笑道:“法师!法师!你真是好本事啊!”

无心微微一笑道:“星翁,你让下人将妖尸收了放进坛中,用火烧化后埋入地下九尺,以后便无事了。”

莫星垣没口子道:“是,是,是。”伸将向正厅一让,又道:“法师,请进去喝上一杯,我让厨房里做菜了。”

无心摸了摸肚子道:“不必了,方才一桌酒还在肚子里呢,我也吃不下。星翁,小道士还有事在身,收了这个蛤蟆,请星翁将花红拿出来吧,说好了,我要现银,不要宝钞。”

宝钞是纸印的,平时时可当现银用,但现在兵荒马乱,宝钞发得多,等如一堆废纸。无心行走江湖,只靠给人降妖驱邪混口饭吃,只是他年纪甚轻,长得又不稳重,那些想请道士和尚作法事的殷实人家一看他这副样子,倒有七成当他是骗子,此番能在莫星垣府中作这一堂花红三百两纹银的法事,已是难得的财喜,他生怕莫星垣会赖账。

莫星垣道:“这个自然。来人,拿三百两纹银过来。”

三百两纹银,已是一大盆,近二十斤的分量了。无心将银子一封封抓过来,每一封都掂了掂,觉得没有缺斤短两,便包进包裹,背在肩上,松了口气道:“星翁,令爱被鬼迷日久,请她出来,我给她驱驱邪气。”

莫星垣见无心一出手,妖物便手到擒来,对这小道士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,自是言听计从。只是小姐因为被妖物迷了许多日,走也

走不动，他叫道：“春仙，夏仙，扶小姐出来！”

两个小丫鬟扶着莫府的小姐从内室走了出来。莫星垣家财万贯，人家一说起莫府的小姐，便觉得大家闺秀，自应杨柳细腰，芙蓉粉面，花容月貌。莫小姐身材纤细，倒也有几分杨柳腰的样子，只是一张脸甚大，若说是芙蓉粉面，那这朵芙蓉花也该是童叟无欺的足尺加码，加上瘦得不成样子，两个颧骨高得几乎要遮住眼睛，实在谈不上花容月貌。无心一见这小姐的样子，微微撇了撇嘴，从怀里摸出一道符道：“星翁，将这道符烧化了调在水里给小姐喝下去，再请大夫来用当归人参之类补血益气的药物调理几日便好。此间事情已了，小道士也告辞了。”

他说走便走，便要向门口走去，莫星垣跟在他身边道：“法师，请问尊姓啊？”

道士不比和尚，和尚出家后都是以“释”为姓，道士却都有俗姓的。无心也不停步，顺口道：“小道士姓什么也没什么打紧，星翁留步。”

他头也不回，人已走出莫府。他步子迈得不大，走得却是风快，莫星垣小跑都赶不上他，方到门口，无心已走出数十步外，拐进一条巷子，再也看不到了。

“来一碗大肉面，肉要多多的！”

这是个面摊，掌柜小二只是一个人，正从热气腾腾的锅后钻出头来道：“大肉面一碗，五钱银子。”

无心刚坐稳，听得这价钱，唬得险些从条凳上摔下来，惊叫道：“什么？五钱？银子？”

那掌柜道：“正是，五钱。”他生怕这个小道士没听清面价，明明付不起还来吃，伸出一只手来，五指手指张开了像把小蒲扇，以示价钱。

“怎的会这么贵？我从江西过来，一路上一碗大肉面顶多也不过是十几文钱。”

“道爷，你怎不知道凤阳府今年遭灾？米价都涨到二两一石了。”

寻常米价一石也只有二钱五分，如今涨到二两一石，已是平常十多倍了。无心从怀中摸出几块碎银，掂了掂，咋舌道：“早知道面都这么贵，就从江西买些大饼过来了，也省得花这冤枉钱。”

他将一块碎银扔到案上道：“掌柜，来一碗吧。这儿五钱还有多，你给我加两块肉。”

那掌柜接过银子，登时眉开眼笑，道：“道爷是从江西来么？辛苦辛苦，那几年成好不好？”

无心道：“也不算好，马马虎虎吧，你快点给我下面才是正经。”

“好嘞！大肉面一碗，道爷您先坐着，我马上就下。”

吃面的人也不多，无心拣了个桌子坐下来。那掌柜下面果是一把好手，夹了一大筷子干面在沸水里一过，又加了碗冷水。等面汤一沸，也不用笊篱，就拿筷子一搅，一碗面就全撩了起来。在里面加得了大肉，端到无心跟前道：“道爷，面得了。”

一见这碗面，无心差点叫出声。那面倒是不少，但上面的两块肉薄得几乎风吹得走。他敲敲桌子叫道：“掌柜的，五钱一碗的面，上面就只有这两片肉？”

那掌柜送好了面，将汗巾搭在肩上道：“道爷，你真不知价钱，米价二两一石，肉价可更贵了。你没听说过前些时镇里有个孝妇为了养姑，甘愿自卖自身，把自己卖到肉案上去么？作孽啊。”

无心吓了一跳，一脚踏到长条凳上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这不是那孝妇的肉吧？”

那掌柜赔笑道：“道爷放心，小摊是老字号，当然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，这是新鲜的猪肉。您瞧，肥的肥，精的精，人肉哪有这等纹理。”

你难道还吃过人肉不成。无心暗自嘀咕了一句，倒是放下心来，坐端正了吃面，心中却暗自后悔，心想：“就算吃不下，也实在该在莫府再吃一顿后再出来。”先前离开莫府时，肚子胀鼓鼓的吃不下。可还没走出镇子，却又饿了起来。但此时后悔也来不及，总不能重新回